

说不清是怎么回事,这些年来,我跑了广东那么多次,简直已经把深圳、珠海、中山、佛山、东莞、惠州、河源、梅州、潮州、汕头、韶关、清远、肇庆、茂名、湛江,加上广州的几个小卫星城番禺、顺德、增城、南沙……都跑到了,可是却20多年没进过广州城。上次到羊城还是在上世纪90年代初,深刻记得走过广州火车站的时候,广场上人流汹涌、嘈杂涌涌,不时有人故意撞你一下,让人感觉包里的钱夹会随时不翼而飞似的,加上蒙汗药之类的传说,可真把走南闯北的我惊出了几身冷汗。

当年的印象,广州就是一个“乱”字,怎一个乱字了得!当然,比起北方的稳坐钓鱼台,当时广州的“乱”并不是一个黑洞,里面显然有真义,夹杂着一种民族内心中躁动不安的渴望——中国人民在深切地盼改革,盼巨变,盼进步,盼腾飞,盼好日子。有事没事,人流都涌向对外开放的广州,去领受岭南的“乱局”,去呼吸变革的清新空气。

转眼匆匆20年。风雨潇潇,人是物非,今天的广州城当然已经与全国一样,裂变、核变、巨变,旧人已完全不识。为了补课,飞机落地的当晚,我就登上了夜游的珠江航船,贪婪地敞开襟怀,想要把广州20年来的所有变化,一股脑都装进心里去。

从古老的“天字码头”登上游船,就在迷幻绚烂的灯影中,骑上了广州城的龙脊。过去,天字码头是两广总督、巡抚大臣们登岸的专属,对于偏远的广州来说,皇上当然不会来,一品官员就已经顶到了天上,天字第一号,因此而得名。当然,用今天的眼光看去,这顶天的码头真是有其名无其实,一座普通的大屋顶建筑而已,还不及街上随便一家像点样的民间饭店豪华。

不过,我的注意力很快就被夜色中的珠江吸引过去了。拥有大江大河的南方人,很难想象土生土长的北京人对于大河的深刻向往,那既是神圣的,又是自卑的。世界上的大城市如伦敦、巴黎、柏林、莫斯科、纽约、香港、上海、天津、武汉、长沙……都拥有一条或几条大河,或穿城而汨汨,或环市而潺潺,把一城的文明、一城的诗意图、一城的骄傲,都呈现在滚滚波涛之中。被说滥了的一句话,真是颠扑不破的真理——“水,是生命的源头!”

水啊水!今晚还好,游船上的客人不算多,可以随心所欲地挑换座位,寻找最佳的观赏角度。宽阔的珠江也真给力,似乎没有其他几乎所有中国河流的衰竭迹象,依然一副很淳厚很深沉的千年旧模样,遂使我们的船行,激情不减地把大朵大朵、大团大团、大堆大堆的雪浪花,尽情地抛洒在江面上。但见两岸,是楼的悬崖,是夏的裂岸,是人的王府井;是先锋,是魔幻,是后现代;是风声,是雨声,是读书声;是故事,是诗歌,是长篇小说;是大合唱,是交响乐,是岭南Style;是鲜花盛开,是绿荫蔽蕤,是旭日红霞;是改革开放,是春华秋实,是沧海桑田……总之是今日热气腾腾、生气勃勃,铆足了劲儿地奋斗、出名、挣钱,因而也有点儿浮躁、有点儿喧嚣、有点儿乱的发展之中的广州……

我首先认出的,是白天鹅宾馆,当年,它是广州也是全中国最早拉风的一个神话。犹记得上世纪80年代初,京城老百姓有一个津津有味的谈资:“广州的白天鹅宾馆,五星级,可以随便出入,不要任何证件哇。”这副土得掉渣儿的傻帽样儿,被操着港台腔的广东人一万个看不起。可是跑了50步的老广们显然忘了,当时北京饭

店以及全国各地有数的几家高档饭店,根本就不允许普通人入内,因此儿(“儿”在此处念重音)在中国老百姓眼中,那些高级场所只是外国人的天上人间;老广们显然还忘了,白天鹅宾馆开业那阵子,当他们得知任何人都可以随便进入时,无数广州人一下子拥了进去,人们在豪华得放光的各个角落里游荡、徘徊,一遍遍地享用卫生间,致使每天卫生纸的用量高达数百卷……哎呀!

哎——呀,仅仅才20多年过去,今天的广州人早已不把徐娘半老的“白天鹅”放在眼里了,因为羊城里里外外,早已像粤北台地漫山遍野的蘑菇似的,长出了很多更豪华更高档的宾馆,也钻出了数不清更巍峨雄伟、多姿多彩、新颖别致的摩天大楼。比起小蛮腰广州电视

想啊,广州人享受这么辉煌的音乐厅已经15年了,这个先行者比全国人民都洋得多、有范儿得多,真让人羡慕、嫉妒。(然而不恨啊!)

江面渐次开阔起来,游船加快了速度,前面远远地又有了佳景。这回不用再介绍,我就认出了那是“小蛮腰”——夜空中的广州电视塔,是珠江夜游船的灯塔,也是全羊城的地标,600米高的塔身通体被华美的彩灯串联着,在漆漆天幕中,妖娆地摆出了一个纤细腰的剪影。

我感觉广州人是太爱伊了,从机场落地到现在,伊已经被各色人等无数次提起。伊虽然是一副钢筋铁骨,虽然个子高得入云天,虽然是108层的“羊城好汉”,但阴柔的广州人却一致认定伊为婀娜女子,嘴巴一滑,“小蛮腰”三个字就在唇齿之间香软了。

广州人还很爱说一副对子:“北有大裤衩,南有小蛮腰”,说得所有北京人都臊不搭的抬不起头来。可不,广州人到底得风气之先,确实比咱北京人有品位,不光小蛮腰,羊城内的很多先锋建筑、后现代建筑、新新建筑,都远强过咱京城的大屋顶和火柴盒。第二天入塔内参观,我们被电梯领到第88层的玻璃天台观景,一阵白雾漫过来,人人就都变成脚踩祥云的云中仙,那滋味可真古典。又一转瞬工夫,炫亮的阳光又把个个变成了金发铜人,宛若升天的圣母和基督耶稣。土洋结合,中外融合,现在的时髦叫法曰“混搭”。

归根结底,还是要佩服广州人的聪明劲儿,人把矿泉水瓶做成了小蛮腰形状,晶莹剔透宛如水晶似的,所有观光客就都喜欢得眼睛放光,争相掏钱,还把空瓶子小心翼翼地塞进包里,带回各自家乡……

“这是中山大学最古老的校门……”
“这是当年广州最早的财政大楼……”
“这是早年珠江边最高的一座楼……”

随着导游小姐的介绍,我们正在穿越历史呢:公元前9世纪的周代周夷王八年,“百越”和长江中游的楚国人已有来往,建有“楚庭”,这是广州最早的名称。广州城始建于公元前214年,最早建城时叫任嚣城,自秦汉以降是为岭南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226年,孙权将交州分为交州和广州,“广州”由此得名。古代广州曾是三朝古都,后城市中心始终无有变迁过,这在世界城市史上都极为罕见。在市中心中山四路一带,曾先后发现了秦汉造船遗址和南越国宫署遗址等等。目前,南越国宫署遗址、南越王墓、南越国水闸遗址等三处南越国史迹,正在联合申报联合国世界文化遗产……

夜游的最后一个景点,是海心沙体育场,这是2010年第16届广州亚运会开幕式和闭幕式的主会场,也是亚运会历史上首次走出体育馆举行开闭幕式的场地。“海心沙”,大海心尖上的沙地,多么诗意的名字啊。远远观望,海心沙体育场很像一只缓缓张开的大蚌壳,正徐徐吐出包藏在里面的大珍珠;又像极了一艘豪华的百万吨游轮,一道道流线型的横条竖条钢梁,交叉组成了一方方图案,恰似游轮的一个个不眠的舷窗。不断变幻的灯光施展出千般手段万种魔力,将海心沙体育场打造成一只硕大无比的宝盒,似乎要有什么什么、想什么来什么,怪不得广州亚运会中国运动员的成绩那么好呢,我记得当时的奖牌之多,到后来都不好意思再拿了……

彩灯遥遥,光影憧憧,江水荡漾,夜色悠悠。我站起身来,举目四望,突然,我发现了一个超级震撼的国家秘密:像这样的中国宝盒,决不只是广州才有——在960万平方公里的神州大地上,它们在在皆是,处处盛开,绵亘满中国,香飘到天外!

过节回洪湖老家看望父亲与母亲。父亲患病多年,但气色很好,见到我,愣了片刻,就呀呀地笑了起来。母亲精神很好,还是那么忙碌。

那年父亲70大寿,兄弟几个都嚷着要给父亲祝寿。我特地请假,从郑州赶回洪湖。邻里乡亲都来了,屋子太小,就在院子里搭了大棚。寿糕是十几层的大蛋糕,父亲与母亲端坐在大蛋糕前,接受儿孙们的拜寿,笑得合不拢嘴。邻居们大声齐声喊着:祝王大爹寿比南山。那情景至今记忆犹新。

退休后的父亲身体一直很好。他坚持读书看报,抄抄写写,乐此不疲。他每天很早起床,在阳台上晨练。父亲自编了一套早操,通过加重鼻子的呼吸、吐气和手脚伸缩,达到畅通气脉、强身健体的目的。父亲称之为“气操”。父亲常说,病魔是欺软怕硬,你若强势,它就软了。

为父亲祝完寿,我回到郑州的第三天,中午吃饭时,母亲打来电话:“你爸吃饭时,筷子突然掉地上了。”

我说:“捡起来就是了。”母亲说:“捡起来了,他还是拿不住。”我立即有了不好的感觉,让赶快送父亲去医院。

事后听母亲说,这顿饭,是母亲喂着父亲吃的。父亲甩着右手,一个劲儿地唠叨:“今儿个这是咋啦?”

到医院后,父亲就出现了口角歪斜、语言不利、半身不遂症状。诊断结果很快出来了:脑中风。

父亲病后,母亲一直在懊悔:真不该给你爸祝寿,老人的寿辰是应该悄悄过的,你爸的病是被折腾出来的。

病情稳定后,父亲就出院了。医生说,这是一种老年人常见病,还会有脑中风后遗症,恢复是很慢的,慢慢养,不能着急。

很快,父亲的脑中风后遗症表现出来了,最明显的特征是,语言障碍,记忆力下降。父亲是解放前的高中生,曾是位领导干部,口若悬河,作报告一讲就是半天,根本就不用讲稿。可现在,说话是一个字一个字地往外蹦。父亲曾记忆力超人,能大段大段地背诵古文,可如今,连我们兄弟几个的名字都分不清了。

更令母亲担忧的是,父亲变得胆小、暴躁、固执、多疑。我们兄弟几个都在外地工作,最小的弟弟在洪湖,可也是一天到晚不落屋。家中只有母亲与父亲为伴。父亲身边不能离人,否则就会嗷嗷地叫。中风后的父亲,还患有冠心病等多种慢性病,一天几次药,一点也不能耽误。动不动就气紧、胸闷、心绞痛,经常半夜里叫醒邻居,帮助送医院。父亲的脾气也变坏了,大喊大叫,很不耐烦。他特烦吃药,母亲将药片放进他嘴里,可一眨眼,他就吐在了手里。手还紧紧地握着,似乎怕母亲发现。母亲急了,就强行喂他,父亲就将牙咬得紧紧的。母亲不屈不挠,到底还是把药喂进了父亲的嘴里。

母亲讲到这里,露出了胜利的微笑,她说:“这是原则问题,一天不吃药,你父亲的命就没了。”我清点了一下,父亲每天要吃好几种药,药的剂量、用药时间都不同。而且吃法也有讲究,有的是含放在舌下,有的是吞服,有的是外用。母亲是教语文的,天生对数字模糊。为了防止弄错,母亲用本子详细地记着,一丝不苟,一点不差。

父亲特别贪吃,只爱吃肉,不吃青菜。父亲有便秘的毛病,不吃青菜就结肠,几天解不出大便。父亲憋得难受,就大声喊叫。这时,母亲只得一点一点地给父亲往外抠。母亲强行让父亲吃青菜,父亲就瞪着眼,一把扔掉筷子,气呼呼地不吃。父亲经常从冰箱里偷吃东西,冷的东西啃不动,他就找袋装的,奶粉、冲剂之类的都不放过,于是时常闹肚子。母亲问他,想上厕所吗?他使劲摇头,可一转身,全拉在裤子里了。

父亲的病,以及他的折腾劲儿,是母亲在电话里说得最多的话题。邻居们暗地议论:这王大爹真是太折腾人,倒不如……母亲听说了,很生气。她说:“老伴儿呢,只要他活着就好,我再累也值得。”

回到家的日子,时常有朋友来看我。他们向父亲问好。父亲像正常人一样,礼貌地站起身,拉着他们的手,笑眯眯的,久久不放:“好,好!”朋友说:“您康复得很快啊。”父亲扭头看着母亲,笑了。母亲说:“他心里啥都明白,如今能说三个字了呢。”

我与母亲拉家常。我说:“父亲的面色挺好的,得亏您了。”母亲抱怨道:“磨死人了。”我说:“这些年您挺不容易的。”母亲说:“苦点没啥,就是成天担惊受怕的,总怕他犯病,闹得邻里都不安,这两年算是好多了。”我看着母亲,她瘦了,白发多了,艰难的岁月让她老了许多。

回家的日子,我时常与父亲找话聊。我问:“毛主席他老人家还好吧?”父亲说:“在北京,当然好。”我又说:“洪湖赤卫队还忙吗?”父亲一愣:“没有了。”我问:“怎么没啦?”父亲眼一瞪:“解放了!”我与母亲大笑起来。

有时,我在房间看书,父亲会颤悠悠地摸进来,一声不吭地坐在我身边,盯着看我。我问:“想看书吗?”他摇了摇头。我说:“想吃点东西?”他便不好意思地笑了。我说:“您还害羞啊。”说着,给他一块北京稻香村的糕点,父亲笑了,接过去,吃得有滋有味。

我回北京的时间临近了,父亲来我的房间更勤了。我以为他想讨东西吃,便说:“不能吃了,吃多了不消化。”父亲不言声。我递给他一块饼干,他摇了摇头。我加了一块,他还是摇了摇头。我说:“怎么啦?”他说:“我不吃。”母亲说:“他知道你快走了,想陪你坐坐。”父亲嗯嗯直点头。我的眼圈红了。我感觉,父亲的目光是那样柔和、慈祥……

医生对我说:“你父亲是典型的老人痴呆症,13年了,这是一个奇迹。”

在回北京的列车上,车载电视正在播放中央电视台《我的父亲母亲》,讲述一位当老师的儿子与患有老年痴呆症母亲的故事。主持人说,目前尚无特效治疗或逆转老年痴呆症的药物,但家人精心的照顾和给予的精神力量,也许会产生奇迹。

我不是孝顺的儿子。这多年,我一直在外奔波,无力顾及父母,我很愧疚。然而,苍天有眼,却一直保佑着他们。感谢我的母亲,祝福我的父亲母亲。

我的父亲母亲

王雄

松绑的意识

□班清河

凝视
扉页如窗
望星如泪
骨骼粘连生活
火柴盒架构的空间
如蚁的人
拨弄着时代的骚动

孤独
青绿色的山坡
一匹骏马
晨曦中独自站立
稍昂起头
定格在凌厉寒风
它不屑凝视
隐露的群峰
或许它懒得去想
曾经的咆哮
静静喟叹
坡上的青草

穿越石头的冰冷和嗜睡
你用气根 沿着淡淡的酒香
与石缝成为莫逆之交
与阳光 空气 成为兄弟朋友

像一位平凡而深刻的老者
宽恕 曾经的风
——让你误落石中的投胎
冲破分裂 艰难 生死两界
所有的错和误 都已不再重要
被你宽恕的过去 成了渺小的弱者
站在石头的夹缝
你是否曾经诋毁 宰骚 埋怨?

天空的镜子 透视着漫长
此时 我无法理解的许多
被你瘦弱的身子 无语珍藏



珠江夜景 (摄影)

团结湖

莫言题

石头里的百年老树(外一首)

□申林

古镇的红灯笼
来生 我就做古镇的红灯笼
站在自家门口
听你五米之距的呼吸和倾诉
悠闲和着马蹄声声

对望过客 与星星长谈
凝眸所有的喧嚣和真伪
只用一生的红色酿酒
用日渐平静的脸颊 写深入浅出的诗
直到浅得微微发白 甚至
只剩下淡妆 残骸
令茫茫夜色羞愧
而天亮的时候
依然用不再发光的容颜
安静凝视着 村子里的每一位来者
包括 那位挑着柴火来回哼唱
幸福在那里的疯魔

送雷抒雁赴天国作诗

□冯立三

秦晋高原雁飞鸣,^①
天涯小草醉英雄。^②
吞吐烟云踏尘土,^③
且作李杜写人生。^④
静静协和曾执手,^⑤
幽幽万寿听哭声。^⑥
一代诗人三山去,
天国诗吟亦峥嵘。^⑦

注:①雷抒雁,陕西泾阳人。1942年生,2013年2月14日卒。
②《小草在歌唱》,抒雁成名作,发表于1979年。
③《踏尘而过》,抒雁诗集。
④抒雁有诗论集《写意人生》。
⑤2013年春节前,抒雁在北京协和医院住院,本人曾去探望,时抒雁精神尚好,握手如常。
⑥雷抒雁家住万寿路。